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序

磁州備兵序

嘗讀易豫與兌而用兵思過半矣豫言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而先王以之作樂兌言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朋友以之講習夫作樂講習于用兵無與也然古今兵法非藉此悅樂之意討論之實使人赴湯蹈火蹈白刃

如取諸父母之抱懷得乎余以冊封道磁州一
見某公神色閒暇襟度坦平心異之輒問曰中
州何事最急公曰民生急予大遑其言天下事
惟寬可以布局惟靜可以養神惟簡可以牧衆
惟備可以應敵昔程大中先生官此地一意拊
循今與宗元帥並載磁譜嗟乎非宗公不能作
兩河之氣非程公不能回旣剝之元識治體者
所深慨也公出本州事畧及應援涉濟所條上
秉燭壯觀苦心哉予往過磁蓋壬戌之十月云

見路傍引滄漑田傍種池昉于牛令慨然欲與
作傳以諷循吏今去之十年而牛公行事未入
州志停驂歎息有美弗傳惜也無法以貽後勸
公梓行此書序之簡端而予更職思其外也公
身在中職思其居言也詳予傍觀當局職思
其外言也迂猶記丙辰借計鄒魯溝滿白骨二
東一危症也利用補而蠢蠢蓮妖行路爲梗海
內衣冠悉道中州奔命不暇一危症也利用補
謀國者不盡然或築爲京觀或狃若泰山蓋兩

省實天下之樞兩省安則天下安動靜之際不可不謹非寬大簡靜真長者以豈弟行乎其間恐易動難安漢人之言宜亟思耳且磁州有勁兵之名而志稱良弓勁弩銳甲多在汝洛間曰毛兵曰勇兵曰武兵或散處或合操或重兵而疊供或休夏以節餉大費調劑且河以南急黃流兩岸河以北急太行一脊其要害林也涉也林與晉之壺關平順臨川鄰而蟻尖寨最險昔年流賊據其巔土田水泉累數年不拔營房巡

司今安在哉涉與晉之黎城鄰界遼州河順間
山口邊牆衝潰不可問彼大書中州外翰于關
門貌虛名耳嘉靖虜大入撫臣疏用三省金錢
設守備宿雄兵其重如此漫云流賊易與一磁
州足以鎮之耶蓋亦岌岌矣涉之西北谿谷河
口瑕隙四出備多兵少公擇要于陽邑鎮與固
鎮相策應而以練鄉兵擇守令爲主均救時之
策大都昔之流賊饑兵爲之倡今之流賊逃兵
爲之倡其使民畏兵如畏賊而兵驅民以從賊

一也邯鄲城外二百人劫殺馳蹂又見告矣皆
徵調爲之崇哉公又合練新舊兩兵如額而止
兵精餉自足統之一將革冗而冗兵清法無論
已事頃心澤通兵竄入濟源界踰七百里出援
危哉磁也狃之役師武臣力矣夫兩河以爲左
右手三輔以爲腹心涉千里而救人古謂之急
尚孜孜盡乃心殫乃力翰軒所至敢以葑菲之

言進

李座師陟南大司成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有重臣不可不處重地
鼎鉉之地重而師儒之地尤重是以重臣之
任其跡潛其神藏其體靜而任重臣者暇以橫
經優以人師德成教尊而後相之

皇上天縱勵精法 祖視學大觀乎辟雍爰簡
先生先生不妄言不妄交尊嚴如神人而開誠
布公推人倫冠冕云自爲孝廉雄文鼎呂聲施
漢魏間况味蕭然自遠束髮登 朝公輔之望

赫子禁近請假歸里登高賦詩恬如也壬戌較
禮闈篝燈夜讀精迓氣迎索其人之天桐封竣
使與里中素心人停雲話舊淡如也亡何再
秦書聖書俾長官寮甫出山尋拜大司成說者
謂金陵周豐鎬漢西京誠重之也夫天下太平
以臣主相知上作而下應其相知也如響應聲
矢投弦也然必腹心先之手足後之坐論之公
孤先之作行之士大夫後之士大夫之作而行
也履然以趨若然以鳴公孤之坐而論也如孝

子操藥裏苦貌恬早見審計不泄謀于神鬼故
精氣以召奇鬱至誠以應倉猝必然之數必至
之機所貫乎潛也藏也靜也如止水不波而相
其機勢之必赴且任天下之重者提知覺之先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天子踐祚朝夕無逸咨爾有位曰拓國百里者
誰敵王之懷者誰戰氣未復同仇未賦瓜牙不
足將延跂乎腹心而先生以論思重臣設蘇湖
教版有德有造如叔如虎雖繫單于之頸在泮

獻該未足多也何也

天子虛問鉉待公不在一隅在天下粵稽三代
皆無人不學無地不學矣夫庠塾黨序師氏保
氏司訓司諫游倅宿衛皆學也而一人元良必
於太學故天下之教化樹於太學而後型範立
天下之道術正於太學而後源本治天下之人
材萃於太學而後光華聚

高皇帝欽定學規祭酒胡儼請加申飭

文皇帝曰此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

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以淑其身是爲切要煌煌寶謨也哉

上幸太學遵洪武十五年例仰法開天立極之聖祖維茲南國首善

上若曰正道統端士習釐文體無崇非聖之書無蓄亂苗之莠往欽哉

上好學日新爲天下知有身知有家不知有正學也簡先生訓迪之夫學者覺也學莫大于事君而上臣事君以人在養之豫教之素范文正

遂管南雍也得一富丞相而相業並光異日者
先生有聲于揆席也必得人志學人物躋文莊
文康而上之一壯羊城庾嶺之色哉

賢郡守况公考序

奚自秦伯風以至德仲雍繼之推爲讓國宜萬
世祀季子入聘言氏北學澹臺南遊采風觀樂
學道得人宜萬世祀黃池之盟吳先晉撞鐘舞
女嘻其甚矣子胥張以節烈宜萬世祀其後楚
漢爭子弟隨項厥秦非不勇愾顧陸名家多出
吳下非不文章或亦殫精巧于物力耽田宅以
低回於是有人公忠體國義庄瞻族如文正范公
其鉅者聘胡安定主學蘇學爲諸郡倡宜萬世

記

明興日漸干詩書而苦賦重正統間况太公奉
勅守郡減糧百餘萬疏請文襄周公撫吳次

公以十三蕪興利除害法施于民勤事而死宜
萬世祀屬者賢良方正謀祀文昌與公于吳庠
以公移學後鼎元施振黃衛三百年之曠至今
沐恩不絕壽斯文世世宜竝司命稱尊耳然是
復庠之舊也愛其人思其樹公憂民面貌乃泐
倉廩勿剪勿伐徒虛語耶惟至德享大奉非崇

構不可繼况太公大興學有邑父母三山楊公
濮陽蘇公上梁越明日胥臺表公以發解報何
異一莖三花之瑞哉茲大賢秉鈞况公來矣學
祭酒推安定之望諸君子敦子羽之操必有繼
文正高躅者仁列編氓宜共尸祝每戢况太公
書語人曰父老子弟讀此而不大慟者非情也
嗟嗟况太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謹弁數語以
佐崇德報功之議云

楊具翁著秩序

夏忠靖之博大周文襄之敏慎海忠介之果決
皆著于治水故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則賢忠靖
詣度江上立表江心則勤文襄決開吳淞不撓
旁築則勇忠介說者猶謂忠靖舍吳淞事婁江
以一婁洩全湖非計文襄僅治江之北耳今江
以東止水蘊藻不能舟而太湖遡寶帶長橋由
龐山湖直趨江茭牧葭茨其急什伯忠介夷攷
錢鏐王撩淺數千舟置鏡帚乘風下上江無壅

流而益樹江壘國不被兵其時水政修濬歸海
旱歸涇惟濬吳淞一江彼偏安猶爾今東南殫
竭減額必不得之朝緩徵必不得之部惟有
興修水利范文正不云乎蘇常湖秀宜擇精心
盡力之吏今胡大中丞特疏水利非公不可致
正統文襄以廷臣奏許便宜處置首濬吳淞
江天順初崔中丞分江爲三崑嘉上海董之深
丈一尺廣十丈二尺底廣四丈出舊江一萬三
千七百一丈江大治成化華中丞丘郡侯之役

廣溢四丈深溢一尺江分爲二僅崑嘉任之自
夏家角至西莊家港長二萬一千七百七丈三
尺用夫四萬三千六百四十江又治其后徐何
中丞決長橋之積引湖及江墾江口壅占田而
或以文襄耐久成功此舉嫌于欲速然亦未可
少也隆慶四五年水不被災實忠介開江之力
相距僅暮明効顯著今去五十年江流侵蝕彌
望如港夫忠靖自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以
四顧浦南引江冰北貫吳塘由婁江赴海浚白

崇塘導諸水入揚子江興上遣大中丞賈外
集賜之故忠靖稱焉江自嘉定直流百里東沿
海西引湖而北滋蔓故治其北而功大于崑山
之顧浦則文襄稱焉弘治諸涇港首尾皆貫於
白茆而獨導此江白茆次之則忠介稱焉萬曆
間胡中丞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中丞倣成化
置僉事浙江有水利兼屬嘉湖之疏許憲使歸
給諫有估計工程之疏頃直指查部減征東隱
糧議與未就功公能無意乎往河使者多治白

弗七浦矣蓋江受震澤故崑常竣三汴六浦以
殺其怒而二浦瀕海易塞趙文毅急福山卽此
云吳淞治二浦皆治矣何也婁江乃吳淞之子
江忠靖掣吳淞入婁江其力勞故治浦急也余
婁江直承太湖無藉吳淞功力專議論一無如
此時但濬荆溪上源不至吐而弗吞則常鎮事
耳宋史松江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蓋范蠡
圍田護塘東南道塞春申以之開黃浦其水不
東而北屈與吳淞會故吳淞利則松之黃浦亦

利也非並論也江秀文脈忠介開江徐文貞以
是年拜相是蘇松兩利也卽嘉湖亦利也河道
隸兩浙豈無見哉歸震川曰開吳淞則崑嘉清
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以沿江種蘆之
利反規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郝氏云猶
見江旁濶二十五丈今復何如大槩倣海忠介
浚令深濶據今河影伐葦斷漁使自崑之夏駕
至嘉之柵橋入海之路宏深而上流如寶帶長
橋畫闢其積則江水駛矣江水駛則與海潮勢

敵而渾潮不能深入夫常潤高蘇瀕海之地亦
高郡介兩高故遇大潦西爲常潤所注東爲海
所障水瀦不泄常鯁鯁難之范文正上呂相
書江流若高必無姑蘇則海畔積沙壅之而高
耳無憂下海之不迅也試問攘其旁以爲田決
其堤以爲涇者不獨一江也先務孰急此者天
下有人材何患無政事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且
爲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財用安可靳哉

賀雲南李年伯晉封銓曹郎子襲世勲

序

高皇帝之初下滇也率三十萬衆檄潁川永昌
西平三侯平烏撒烏蒙東川諸部所在開設府
治銓除流官今選曹若虛李公十世祖率族衆
歸附潁川侯授土官百戶歷戰功陟揮僉暨伯
祖諱朝臣凡八世云當是時摧敵點蒼山下金
齒不戰而歸檄百夷之種來八百之邦蕩曲靖
之寇萬里納忠一心歸命以大開厥胤

生知人安民日嚴銓政課其最予封父母而李
封翁居嫡次之長併予世襲文武爾承縉紳侈
爲盛事翁食淡持誦三十餘載余乃望祥雲泛
黃流操推不文之詞以侑爵如躋公堂納公履
蓋滇之賢士大夫靖共正直巖巖名高庸詎誌
所稱氣厚風和已者數十年來防緬防交防東
川滇亦勞矣至于今處蜀黔勦撫之間廉藺垂
功之際出全力取烏撒蜀人拱手難寇引水西
聯鎮雄以窺滇更急矣然滇日夜苦心勞力興

釋宵旰萬分憂不惜張空拳冒白刃以寒賊
聖天子獨斷于上諸大夫運籌于中師武臣持
而不恐也洪武之役首烏撒次東川竭三十萬
雄兵將三徼侯乃受戎索今七月耳洗十年逋
寇威行萬里之外築城繕塞招集流移黔急而
滇亦急蜀緩而滇不緩他人以筆舌爭而滇人
以血誠戰天下忠臣孝子銅肝鍊膽孰有如滇
者封翁宣力扞圉大吏上其事輒報可酬德報
功恒與耳大哉

高皇帝之言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
卽留以待後蓋熟於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后
之勢尤念山阻上瘠道里遼遠每令開其善端
謹守地界非曰示羈靡弗絕而已所以固居圉
甚連遠夫緬有三宣爲之藩在九長官司之外
而東川連蜀曩爲添營置屯烏撒惠黔今也增
城樹幟可不念乎關以外未有一城一堡之復
而掛大將軍印凡幾疆以內名撫而實叛陽勤
而陰縱毒天下又凡幾有如滇將士秉心塞淵

於貧薄之墟此亦不可不熟計矣若虛屬主爵
佐統均平衡而舊遊之地所爲集沙普勁兵練
廣南銃手儲省城之三倉張牛叢之萬戟壯猷
卓然必有爲深山荒服棘矢桃弧樹德焉以傳
告種人者矣若虛甫四齡萬太守奇之府堂勸
若祖歸課孫口授四書于抱懷復日抱之左膝
以遺祖母太翁以是偕公母夫人攜持訓告茹
齋上事其壽母下玉子于成書不云乎乃祖乃
父從與享之世篤忠貞在此舉也葉榆西抱溲

海地雄于南詔興玉以爲輕重代有賢豪長者
余爲列其大以賀太翁若西南兩關之矯首搃
尾而從龍也四十八川之西會于洱也

天子曰俞爾滇滇卿士大夫嘉謨嘉猷則以入告
漢武爲爾滇重關峻嶺習樓舡水戰鑿昆明于
某庭未聞有緣崖躡石而至者與水謀孰若與
黃髮謀之長也

張司李篤斐考滿敘

廟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繫也郡國繼
一廉平之李而鍛鍊周納之風寢以遠何也漢
郡守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
放郡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
殿最上之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卽臺政肅而
銓政清篤斐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寃伏
陵寤者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
息蕪豕宰司馬司寇之事任報其要於天子

以此官人斷無軼材蓋無軼清恬束修之品易
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
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選也乃云天之大陰
不用於物而用於空夫舍大殛小則刑空政平
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之位不空王嘉
爲相首䟽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堂不知郡國
治則朝堂何患不治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
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吳郡瘡痍日積詎
言屢起不壹創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翁寬

博廣易寂然若無聲而所割中理解消弭姦究
門以內無得求索自快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
其色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沈深士習
一變而忠公體國澹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
則旃裘果不足繫也

賀趙太室年伯序

李贊皇曰清而粹者天也高不可測清而徹者
泉也深亦可察其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並泰
夫贊皇饒幹辦持論若此太翁始令滯川表冶
父於羣岷萬壑間爲建歐冶鑄劍亭遷繁琴川
古虞卿剡胸南沙信義郡也誌稱泉出山澤作
氣積爲長流合濛汜苞扶桑自公之暇乃翫天
祿外閣抱琴臥花高枕相待天葩照而高月落
邀虞仲周章范冀神翁輩於龍祠海日登高作

賦惠訓不倦始推選人唯善舉類其庇寥廟之
林美蕭條之蔭則向爲堂以延蓋公者也樹之
竭必去姦之蹊隧必犁則向陽躋而驅車不顧
者也東南力孔竭矣祈進民心從容而鋪德義
惟良顯哉在郡國猶出入禁闥也矧嘉湖大關
天下匍屨中倭燹如鳧飛鴈集殘費已先避風
雨禦燥溼當在未寒暑乎翁率誠澹然所至乘
愛景以字人其爲政也如瓶之受水水之浮箭
農之思畔去邊幅而人自寬捐網罟而人自信

克詰戎兵而尤崇訪先民飭新俎豆所造士如
元和長慶間達官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
文章種蘭滋蕙翕然一變翕若曰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念人士之少也山甫推其類以新
美天下士內修政事外討不庭故有新蓄之頌
焉已未重陽又九日維嶽降申其矢歌固宜夫
漢臣自許奇策材力而人主一曰賢士大夫益
曰嘉興賢者樂知其人彼犁庭掃穴競雄衛霍
而武帝方策賢良研詩書且博士循行存闕孤

案徵獨行君子詣行在非元封元狩詔書耶期
車旗擊畜戈船下瀨盡郡國能耳三從四從揚
威絕幕盡文學事耳翁恕使物近震用民安爲
令以來冠理人之策集醴泉之禱高黃霸之真
師朝集之榻而亦知翁所則傲如董子之長矜
傾愷之頌史王衍之積更乎而亦知翁所挺埴
如募士懸法池魚削木飲水還珠息梓鼓而飾
百城凌冰柱而平繇役乎儒者言學道易身假
六當事任矯矢理輪輕鑿修鈞則螭螭之音誰

韋寬髀之所誰斤斧案牘吹蠅毛而起誰氣發
星辰之際雷行指額之間窳民貧鄉誰春日爲
糗芳板綸錯餌誰風雨動魚龍博謔好修士無
行媒誰亦宵可接而及少康之未家俗流失世
壞敗誰萼合兄弟而麇服老弱自翁爲政闕草
萊以省贖物登明堂春之中人藹然無言大慙
而立捕誅之蝨賊而朱絲脅之其余也已夫槩
平量吏平治福莫大于平息事寧人是百福之
宗也贊皇曰身名榮福祿泰有以夫水經吳萬

水斯涘觸地成川而海虞壽西連福山鴛鴦苕
霅遙引天且日進南山樂只之觴蓋賦不出其
志云說劔篇曰蛟龍鑄鑪天帝捧炭粹如芙蓉
爛如日星之行此神劔也惟學道者佩之劉向
較譬天祿真元授以靈書而旨歸錫民之福夫
向號極諫要在用賢去佞此亦紫薇之祕笈也
謹誦虞山一賦及亭鑄劔閣天祿之盛美而敷
揚之若此

代贊順德黃大司成序

上綱紀四方省注南國南國太學

高皇帝命孔洗仁等授諸子經及功臣子弟肄
學地且諭之曰朕諸子將有天津國家之責功
臣子弟共分職任之寄教之以正心爲本

文皇帝詔工部臣曰太學成就人才於國體甚
重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理頃南臺以樂舞失
倫跛躄不莊亟止其事

正左右顧諮爾黃某撤宮案諭愚以往於其行

也宜辭侑送。漢卿。其贈符。宋。蔡。本。山川。大。物。地。
賦。不。出。其。志。夏。月。撤。帳。供。蚊。蚋。懼。嚙。母。非。番。異。
之。羅。威。歟。安。數。畝。之。君。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惟。畏。人。知。非。濂。州。之。劉。瞻。歟。詩。如。百。丈。懸。流。洒。
落。千。山。瑤。翠。澗。清。雄。奔。放。非。孟。賁。于。之。在。水。部。
歟。公。皆。饒。爲。之。龍。灑。飛。石。南。海。橫。琴。公。自。此。遠。
矣。古。稱。天。子。所。入。之。學。卽。太。子。所。入。之。學。豫。儲。
訓。焉。漢。破。匈。奴。若。此。鄧。浪。家。子。卽。諸。功。臣。裔。也。
天。步。侈。艱。此。書。發。憤。多。由。太。學。生。且。也。六。月。出。

師張仲孝友則燕喜在錦旋之會矣四方來觀
辟雍鼓鐘則獻賦滌蕩之始矣簡書是急直
南自北無思不服固鎬京元學之詩讀公序南
錄慨遼左發難近益披猖

高皇帝實恫愾之爲思淮甸草澤及渡江後所
聘儒耆而又以所儲者爲陳錫留遺之人蓋角
弓束矢克廣德心正不在文墨間且能爲奔奏
禦侮也者是以能爲疏附先後也者能爲干城
也者是以能爲腹心也者多士德心公孝友克

廣乏矣人材大小不可強而其精理筋骨必懋
勉之於政事安定在湖州必先治事有宋採爲
學規然有安定之品而後可以教

高皇帝遣國子生與里甲耆民躬度田畝繪爲
魚鱗是試之以事也命御史臺曰北方鮮知學
令太學諸生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是作豐
伊匹也

憲廟嘗曰太學以教育賢才冷出錢穀古無此
法夫法之相沿不可頓革而惟得古時敦淳

之師則一時人才不變。有如公所云理明氣
完適於實用者復便道歸里。以海波濤必有擊
舟而來儀度甚偉風義卓然。南海區冊也夫。

張叅軍擢婺川令序

天下惟公論最尊而爵秩不與焉公論惟循良
廉平吏最尊而資格不與焉說者憂用人不能
越格然如張叅軍之擢婺川也臺使者暨選人
何若桴鼓哉東坡有云樂於小吏而潔爲之惟
潔故樂安往不得潔則安往不得樂哉吏自囿
於格耳漢下詔多取經行公起明經事節母敬
恭其兄爲政有根本而夷攷漢奇才異能出使
絕國大都經明行修之士如陸賈說尉陀相如

喻蜀新語可以甲兵片擻可以將帥遠巡文墨
可威行阻深之海徼而捷於猿鳥不飛之蜀道
彼所挾爲說者祖基在真定非有戎索之素
也武帝窮兵西蜀甚苦丁男丁女非有桀驁之
罪也黔方湖兵止夷世奉正朔乘間爲賈爲相
如不賢於薄書期令耶叅軍吾蘇甫下車憫冤
書而肉其自滑饑民縱火及犴狴漏三更挺身
熄乏民廬獲全奉公賑饑自出錢卹老幼歡沸
五龍之池毋敢餓喘號於途匍匐救之還其人

杭州此數者如神龍一勺耳然非潔於其宦而
樂爲之誰肯哉東省不憚於役遼餉戴星以行
躬冒刃矢而官帑不虧至揭債補其羨夫 廟
堂以非常待公公豈不以非常自待世道理亂
視吏治浮實吏不患俗患不俗言化俗不言去
俗惟真實心可以救亂翁真不俗酬造物酬在
三酬知己卜此一行

送萬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觸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用也豪傑侈焉聖賢默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令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沈重剛決少言多斷若不得已而見才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耐煩理劇一意不擾蓋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可乞之于朝而減省繇役自

侯爲政民力大省予嘗誦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
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歲輸獨先民間止
有此數不費之于鞭扑則歸之度支也有拙于
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筭以千數日費
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卽日費公家以萬數而
其拙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用
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獨議折

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諍折花枝動關

生氣以爲迂其實事君應爾矣今以大告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莫莢千階而雨甘露于庭
哉

寒宗叔全讓產卓行序

叔慷慨好義其性生甲子均產千金子姪如一直指按部葉邑侯以善人聞叔不屑扁舟泛湖去之惟恐不速強而後可曰吾何慕名高哉姪史氏操簡紀之以風世非爲一姓光嗟乎范大夫使少子不使長子以賈人權子毋故于是乎失言矣史遷亦有廉賈之說叔不嘗游金陵之市乎安在其不賢豪長者且叔善人以上人也宜逃之而不就張潤八世同爨一婦歸寧衆婦

共乳其子不知孰子孰母潤兄顯卒以家事付
姪聚曰姪宗子也宜爲政雖然俗之無良提耳
蔑聞矣况力行乎况嫡繼乎况立兄子而又分
兄之諸子乎抑有感于兄弟之和也趙孝弟禮
皆篤行孝拜諫議禮爲御史中丞天子嘉焉常
以十日大官供養相對極歡抑有感于閨闈之
睦也異乎李克妻之逐其弟餘杭一婦人歲荒
賣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兄弟之婦各孕歲饑
乃棄其子而活弟兒以弟遠行故太守孔嚴並

褒薦之今甲子稷歲也叔若此豐年之玉耶凶
年之穀耶叔諱允昌號叔全先中丞六世孫父
諱文周號玉溪以學易著長庠九入鄉闈篤行
不怠今兩孫宗錫祖錫世敦孝讓咸彬彬膠庠
天之報善未有艾也若夫生子十歲而又嗣仲
兄之子既嗣兄子而又析產以均伯仲未嗣之
姪及于外父張翁生子田處力塋可謂賢矣僉
宜世有令聞哉

送吳伯昭陳情歸序

唐人有言茅焦解衣於二十七人之後難乎其
心哉難乎其言哉予曰不然二十七人之口一
人之口也二十七人之心一人之心也焦又不
借二十七人之口不貸二十七人之心也吳先
生七試文闈學老筆酣揚左不言能無言乎揚
左既言能無評乎評矣能無死乎死矣能無生
乎孰生之

堯舜在上能生之有子伯昭文學調雅碩果而

獻之吾君既得請闇然怦怦然予見而哀之夫長子出東方之震而蒼筤青天地之心故貞臣觀言孝子觀色貞臣不必自言也爲厲鬼以殺賊起怒濤以壯觀皆是也夫人不殺賊鬼可以殺之鬼不可殺厲鬼可以殺之勸志節之宜厲也濤不怒於賜劍之日而怒於血食之後戒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莫以履平地而忘怵惕也有一家未了之事人子補之有天下未了之事正人君子補之皆此志也然則濤何時而不

湧鬼何日而不屬于其行也賦松栢爾承以勉
之夫松栢樹之難也承之亦不易矣

東甌紀勝序

滿四之役項襄毅單騎見之神色不動馬端肅
執其手不意東南亦有此人余聞而笑之公何
量人之淺也公亦知生同時產同里任同籍有
吾鄉之韓襄毅乎東南豈無人哉今非無人之
患直無備耳余嘗走浙東象山沿海建置信國
不負任使匹馬馳寧錦多中山王之蹟蓋

高皇帝神謀妙筭以掣海之勢屹作遼薊長城
密制倭乃精偵虜今也詳於防虜疎於防海虜

益東西橫屬夷明爲嚮導其無賴寇賊佯撫陰
驚招之使入亦何尤焉余武闈取士徐生一鶚
用軍善嚴備天啓二載守蒲北以正月斬三大
王勒石得勝嗟當是時左營中立高山引吳越
導閩廣地僻兵少徐生能已見於東浙今舉進
士官海上綽遇大敵必有掀髯得意如項襄殺
神色不變爲我東南吐氣者蓋余嘗游天台之
赤城云其地較晝舞龍夜吟羅漢白鐘自鼓自
頃誦余作記云逢虎於山陰深處一於鴈蕩坡

嶺一逢豹於檀栢寺一逢人未之有生赤城人
也虎耶豹耶人耶于其行書此詢之

雲龍山書舍序

子瞻子繇多兄弟之樂及其浮海渡江聯牀亦不多得益仕宦之羈人也三晉韓臞公來守是邦其弟雨公築書舍面雲龍山予顏其堂曰噓氣額其齋曰吹節取諸壘篴云二公皆精于樂夫兄弟之樂不擊石拊石而吹竹何居竹有節士風磊砢自成音律噓氣所成若高山峻嶺焉非凡樂能譜也江淮河漢謂之四瀆以獨能入海故翁爾兄弟一乃心力然後天神格地祇出

黃河之水天上來則是比節而吹之靡不中也
子瞻在潁州觀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何
樂哉守徐則不然遡王氣之所鍾識人傑之所
在收悍卒以散賊盜無日不申儆而聊放鶴以
舒其泮渙之意况今日之徐有十倍子瞻者乎
其上治河狀云吏失其防而非天意至哉斯言
君家兄弟試比節而吹之子瞻來子繇亦至矣
以此書額并序其一家言

丁義士序

漢下詔徵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欲得豪傑而用之予于寧遠得武進士王子振遠陳子國威于天津得義士漢冲丁子王與陳予所取士也漢冲從予官學十年矣予使寧錦至高臺堡王陳二生穿草履佩短刀密計請前屯卒二千夜取遠不的首于市地絕秋冬勾引壯之初漕津丁子製巨艦式轉輸二十萬以先士卒無升楫沈溺者津大飢飛粟三萬如雨金玉居亡何虞

猝入王生冒白刃邀逸卒數萬統關兵三萬入
衛神京避逆虜陳生困威自京入關檄兵數萬
四城克復往返十日耳丁子一聞儆乃盡棄生
產募壯士三千自竈自甲自騎拒虜咫尺之地
嚙指不敢犯天津于是士民號呼言狀擬古田
疇云而閭部以入告曰丁貢士素懷忠義自負
請纓諸如練鄉兵製器械夜遇流賊數百首先
夾擊擒巨魁孫住兒等津賴安堵誠不靳錄云
人以示天下余乃操簡賀之將賀丁子之終美

用也又嘗道永遵素封纍纍若有三義士明而
然于計亦何至賣盧龍之塞今強虜耽耽惟有
練鄉兵用遼人二策而以官長練鄉兵不如以
鄉之豪有義者自擇其子弟而用之以遼人復
遼土不如以遼將將遼人俾遼世官逃在它省
者悉赴遼自擇其塞外島中父子兄弟之仇而
用之噫丁子一家募三千廩食不煩官得十人
焉則精兵三萬可以無敵夫丁子何可少也予
爲揮汗書其事

杭州孫太守序

主爵者得人如得西湖則大治西湖耐人思者
也或謂湖杭之眉目也荐剡中譽才濃抹譽守
澹粧眉目不種種歟曰獨不耐人思耳愚束髮
游湖當其鳥聲亂溪水殫棊落燈花天空響泉
風雪夜歸自以樂湖甚不如歸而思之尤樂也
於是爲明聖湖觀爲補帆集甚矣其多事也思
彌不置偶謁孫先生於吳關使我不思西湖者
累日翁自吳擢守杭州操舫采蓮贈之僕我思

西湖卽思先生者累月耳先生之聲而思之者
夥矣未有若愚甚者何也塗巷歌襍襍舞榜柁
謳亦大思殫矣金石撰律呂頌循良傳君子之
思亦竭矣乃使我一見公遽奪其西湖之思一
舍公又割思西湖之半以思公天下之思公者
孰有若愚甚者也常對人曰蘇白不借西湖重
西湖亦不借二公重俱各耐人思耳雪消春水
來達君發花萼太守醉也痛飲真吾師矣

梅骨周子北征序

余讀太史公傳淮陰何酷及李將軍廣數奇何
非薄英雄甚淮陰沈毅能忍乃云未聞道且欲
與散宜生闕天爭烈不亦論世迂疎夫漢王之
臣惟韓信可屬大事幾幾識人而又躡足附耳
奚皇恐不丈夫李將軍束髮當虜斬虜首如縛
雞飲虜血如噉蔗快心極矣何數之奇何侯不
侯何假侯何真侯豈世多肉眼亦多肉筆筆肉
於他人則可肉於司馬太史不可太史公之筆

肉他人則可肉真將軍不可彼木氣無雙漢天子知人哉嗟乎丈夫亦爲君父一出耳不受人知梅骨周子余戊辰取土虜薄城鉅帥失利三千書生應憲詔書突圍得當報長身玉立夾紅砲良涿間且偵且戰碌碌隨行八十輩舌喏不敢出氣則徒步請益護間行良鄉設疑遁走虜比格鬪北關從者四人戰死生戰不休虜太怒引滿中生右腕左執刃提虜首虜怒益甚復中其胸又中其脅出膺墮馬僵臥冰上虜不加顧

抽矢去晨起扶創跡四人屍拾部文於骸骨草
莽中抵西山龍泉寺逢掠騎剝衣裳灑歿不歿
者再生乃衣歿人腐衣俄穿神衣生亦有神哉
居亡何虜驅萬羣入良鄉襍生其中陷虜益偵
虜尋計脫婦耶僧耶枕婦臥者虜提刀亂砍解
婦繩繫犬羊首者生耶澈板舁者鬼耶人耶肩
輿入司馬門者省耶臺耶漢庭公卿舉酒相賀
者幸不失壯士耶虛左延叅謀者楊公不莽莽
耶惜其鼻常常尾護之嗟乎楊公有心人深州

忽役晝夜披重甲立雨中所克城邑手斬三虜
而活無罪無辜甚衆再復遵城於是生名震天
平委巡邊牆從昌平抵山海復得當報然是者
生應舉未入闈走巖險兩月皆其風雨疾書而
襟帶紛珮以是知生功最奇心最小着最密是
學問中人恨不使司馬太史見之又恐見之而
訝其不聞道或竒其不封侯也生初加級已授
神樞佐擊俄都司僉書俄游擊皆以累功顯融
司馬材之願少休其力俾官定海時余入

語當事曰所以爲周生則善矣爲國家則吾
不知已復思之所以爲生亦未善生磨厲以須
旦夕殲虜安能少忍須臾逍遙乎海上乃生治
海嚴肅此行亦不可少今赴部將有事衝邊殺
虜生長技無事余言易不云語以其功下人者
也勞謙有終勉乎哉

劉元博洛游序

吾聞善游者其神氣清以肅如白日朝鮮息心
之交望風遙集元博挾淺汗之桃花徑之洛陽
可謂放神青雲外君行至明月山訪元僧持泥
丸柏子彈滿山谷者今高幾十仞否虛潭送響
幽澗開筵如平樂石淙堪次韻否醒酒臺千丈
珠簾噴冰洒雪持稜稜石骨傲劉伶日日如泥
否王喬洞石化樹樹化石而復產柯可折取
枝驕牡丹大富貴否東望海岱西眺崑丘北顧

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面河而峙此王
屋之鉅觀也爾時跳舞能似雲花蹊蹠否世傳
折城之山升日氣於天落五峯化爲雲自石竇
滴太乙池可邀孫登共嘯否池故有神靈浮葉
仙畫雲篆石鏡半規大地如照王屋天燈燦若
流星真否幻否白茅三鳳參差翔舞能歧一翅
負絕海否天壇之影且則在西插天日高臥與
海接暮影在東先臥后立大世上孰形孰影孰
形影贈答能作如是觀否君行日暮過龍潭讀

堯叟水昏烟暝自成畫句能添一墨否嵩山石
瓣自行三鴉引光武北趨河朔可作一博物譜
否讀平淮西碑朗吟一過吏部文章日月光亦
可着片語贊段文昌否丹崖山石皆赤可與酈
二掃否硯有餘墨能圖魏桀艸堂上天子於汾
陰否先賢嵩山之遊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
調幾道吹洞簫徃徃大笑絕倒不知道路之長
此處定留元博一席也

送友人薄暨陽序

先君子云顏而難禦患在山鄉直而易扶感而易入亦幸在山鄉其必饒爲之故置弗論而試與評次山川暨有五泄焉至青口巖出雲際忽轉若無徑有溪憂而鳴隔溪一竇入兩山屏數十武一轉溪隨縈之疑一山而天工斧其脊以中劃君往問劉龍子乎青口十里抵五泄寺寺右緣溪復折至瀑布所水懸千尺於削壁君往問白蛻鼓腥乎黑白二龍井穿谷中入巖如繪

溪如駛石門石圍各形態於匡松竹箐君往探
雲霧乎宋景濂先生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
或以絢圍腰擊巨楸俯而取從嶺上下君往響
鐵嶺四瀑盡出不將傲匡廬鴈宕之一級水乎
從嶺而頂十里方下山溝塍組織墜而爲泄地
名紫闕君往覓桃源乎繇五泄三十里到洞巖
寺玉京洞中有大溪石橋頂上聞櫓聲是錢塘
江也君往支短策乎江令君淥羅尺牘云西施
美人生於諸暨嫁于長洲二百年來香魂當在

來兩國間吾輩以簿書鞅掌幾幾失之君往問
東城一片浣紗石乎并爲余語父老曰毋訐訟
毋淹女毋惰七十二堤水衡毋賦唐之蟋蟀惟
令君豈弟和平輯柔其心以長越國余言爲籍
氏云

錢君穎奇症序

我生之初與父母近與醫王遠父母大醫王也
我生之後與父母疎與藥右近終身一嬰兒也
猶幸其爲嬰兒呼父母不遠卽呼醫王不遠矣
乃卽髮而后傲然成人因之採藥甚則見烏紗
治以烏紗見大烏紗又治以大烏紗竟忘其爲
嬰兒也而大人先生殆矣此醫於人者誤也醫
者又自忘其身之亦嬰兒也習上一二兒方則兒
醫焉習一三女方則女醫焉習一三外方則外

醫焉偷取方書數楮則儼然大方焉而號爲大
入先生醫者殆矣此醫人者誤也錢君穎穎生
也切脉之後不多言亦多劑山澤之間倘有得
歟宜其色若孺氣若冲類有道者

施君序

嘗與海內好古者談古好今者談今不得一今
古雙好者施君其人矣又與楚君子語云山川
之精神出則人物之精神出吾嘗三過苕霅盡
大嚼其湖夜行堤上手招月出一峯中宵放舟
叩碧巖山踉蹌問渡大都山川之精神盡出及
見施君而人物之精神亦欲出矣君相題如握
矢馭題如發矢輕明者能與造化俱殆有意乘
問序于愚何愚少鬻子四十七歲然鬻子云使

臣捕獸逐麋則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故
序可屬也頃有規我者曰當屏謝古文辭專心
八股低眉下氣若仍復使丈夫口吻名儒精髓
當今無伯樂騏驎安所用老愚作答云卽如兄
言果能以八股破敵否噫嘻士貴適用耳不在
文字上商量况科第乎施君好古欲與坐策國
事矣

王山人星言序

君相不言命是邪非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鄙
爲若不言言者不爲邪心玄生於其間言君相
之不言可忽乎哉至於今天下皆言命王公貴
人尤甚所靳乎王公貴人者以造命不以言命
然欲富欲貴欲壽欲安佚是卽王公貴人所造
之命也彼不自造其命何以造天下之命罕言
命孔子也可不孔子又不言命是亦夢夢也夫
莫夢于求仙乃率童男童女而之海遶夫亦勞

焉莫夢乎丹煉乃取諸明水火采藥深山去亦
瘁焉有人于此不蹙而馳如取如攜口大如箕
我生有命命實爲之天作地作時作我不作命
也夫命之不講是吾憂也奚怪乎間亦怪遣帥
也曰將軍命若何策虜也曰醜虜命若何則亞
然笑噫無庸笑也遣帥窮制虜窮計無復之論
之不講是軍國憂也又奚怪乎嗟嗟願天生好
人好人不可恃願人行好事好事真難做意諸
願天生好命庶乎其要无咎歟率天下之人而

言命非心玄始也率天下言命之人作而不止
勉脩職業心玄又可忽乎哉

三原溫孝濂序

闡中得一卷首篇可雄視中原疵孟義結語置之反覆三塲灑氣吞吐出詢同人知爲三原溫子偉然玉立解衣盤礴登高作賦並藹藹不俗也示我行卷典要神奇十之七豪猛之句肯自流溢不盡軌於雅馴十之三夫山川出雲與人土作文章共之三尺法亦與八股共之大都裁豪士於一幅思得金玉圭璋之士而用之靡瀦溫子勉乎哉

平湖萬如上人序

余未至平湖嘗數數焦山也未叩平湖之鐘堂
於水晶夜半訪雲聲菴雪封其門煮橘湯相煖
寒也主人爲誰萬如也萬如歸空山不響響落
平湖萬如無忘家鄉抑豈忘故山請待我於雲
聲也

酌壘懷領集敘

詩不云予我姑酌彼金壘維以永懷嗟我
豈自外室無適我之必如之何其不思且室無
不適我之人又如之何其不思茲集也貞揚未
入而義金天樞銘有道於閨房不媿也夫余與
天樞周道如濡謠誄出袖中自古行道難貞夫
淑女顧瞻愴歎大都不伎不求澹泊其神明登
身崔巍之巔三致意焉況生死愁澗能不悲哉
天樞具丈夫骨出入必以兄弟隨帝擢孝子劬

婦現息夫入夢祚之高年志將父也我瞻四坊
戎馬在郊鴈叫長空雖舞征旅七尺惟所志不
皇將父也酌金壘寬抱懷可乎雖然廟落天地
義夫罕矣學義夫而過則恐懼學義夫而不及
則狎侮天樞艱於抱子不以故置三天樞父其
况猶子父其叔盡誠壹所致夫却却夢之神溥
選之夫人告語之生也棘木樂樂旣迨冰之泮
逝也勞人草草乍驚一葉之秋於是歸曉共蹟
之書聲靜瀟檢之盜如雲非我思存綦縞亦安

在焉夫人未廟見服姑喪三年此謂禮始憂親
致疾鄰不戒於火心冲冲續息之強寬翁此謂
禮終視諸衿鞶浩然去矣琴瑟之友終身學焉
鼓宮遠聞君子樂之是以日邁月征苦口兄弟
靖其正直箴言友生而提朝氣於昧旦弋鳧鴈
於詩書知子之來之操其名以來非爲子來則
戒勿交嚴乎季女斯饑師氏詔澣所從來矣天
爲降棺鳳集其屋豈偶然哉

史大夫送行序

史大夫之行也維清維惠諸君子爲文頌之先是廟堂信法以裁級而公願移過以伸法然風霆雨露堯舜之世何患不白哉易于比之初九吉則他之益之六三凶則固有之其實二者皆固有也俗以爲固有則他之以爲无妄則固有之耳大夫所以服官與所以去官皆可置不道予獨慨吏治寬嚴之尚持論紛紛皆非也諱不云乎宜民宜人宜大夫卿士宜則便便則思

思則寬與嚴無所不可大夫無不宜亦無不寬
大夫而門以內否其來也恐暮其去也恐速而
門以內否意者門內之不宜所以宜民人歟未
門內之人不憚嚴而憚別大夫以別故嚴而帑
清帑清門內之所懼也然則清帑無他法清閭
內而已子游宰武城澹臺不至于是擬之議之
姑爲無聊之詞夫夫也意者爲公事一來益然
未嘗見之也余自邸一見自薊一見至郡三匹
見媿昔賢多矣言不及私也然大夫造士及我

家子弟尤廣德心昔人不以口腹累安平世果
有真澹臺亦決不以子弟累郡侯也然則予言
私乎曰不私也大夫有遠神有遠識薊門一見
決矣心知可屬大事而孰知大夫冲然學道中
人也哉孔門之學異于人者三潤身則不焦根
心則不撼生色則不凋其榮此三者仕宦之途
零落最甚孔孟日携此酣適之味遜以與人舉
世不受徵于色見于面四體言亦不喻于是孔
孟身自浮沉用舍之間一種清虛平遠之趣悠

然獨享而造物不吝仕版不爭皆謂識量不可
強實有學以勝之也公得之不驚失之不驚其
神澹矣其氣暇矣可屬大事矣予每讀唐人贈
付使人名利之心皆盡其于宰相中書黃門節
鎮也則斷爛之章也其于幽人遷客召還忠蓋
也則星辰之燦也無他此有色彼無色也且其
能為贈遷謫者即其能為贈通顯者也然言之
不同彼無味此有味也予言出而文章有色矣
公即日還朝有孚申行告公用圭而廟堂

有色矣

無因緣

馬

永平罵賊死韓烈士序

予登永平釣臺有魚甚美與韓公子烹而食之
卽今罵賊死開西君諱原洞故名侍御西玄子
也西玄按甘肅効汲長孺按齊曾師于定國四
十七而辭官陰行善猶子鵬南公諱原善提兵
直擣開原有成謀忌者沮不行其子太學生子
有諱廣業沈毅饒父風其弟諱原性拒奴榛子
鎮闔門死之存者庠士脩業一人賊圍孤竹關
西登陴戰氣酣大捐鏹募死士歸揖母夫人及

夫人葛而別同社灤士張汝恭是夜之半亦不
謀于妻子持槊直上開西曰吾與張子生同師
死同義遂裹創力戰仰天大慟痛罵死購屍以
葬胸前之文不傷乃生平所著忠國論曩者固
曰吾見祖宗于九原以文贅也我師收復灤永
督師疏生員韓原洞城上罵賊死

天子旌焉君師吾弟和卿雄文慨慷所恨者吾
弟和卿早捐館不獲以睢陽之血與常山之活
隨也嘗與子有言邊兵重且驕禁旅不堪戰

國家以邊陲爲畿輔赫然自帥使中軍有居
重馭輕之勢而後威靈震叛竊意者分戍遼之
銳以備宜雲滌遼餉之冗以蘇百姓固關薊之
壘清寧錦之野遠偵探明烽燧使勿窺天塹即
間闖河西野無青草能久牧馬乎當事者禁秫
酒以賤馬芻甚善正風俗秩名分汰淫濫謝干
謁籌邊莫工于此子有吶吶而能洞曉大計嗚
呼吾弟偕開西余願借子有

文淵慕同葉翁考最序

頃主銓者條上郡國舉廉吏不舉卓異卓異可
僞清畏人知不可僞也必首我葉疾昔有嘗虞
城之井者既苦且清足符吾志蓋不苦則清不
真能以苦自予必以苦予人其所予者苦也非
甘也而猥云化國之民長樂不亦過乎苦心何
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如保
赤子喜心多苦心少中赤子之欲恒難喜心少
苦心多中赤子之欲恒易夫上與下相苦以功

能以行義絕去其可喜如杜甫曰今天下得元
結輩十數公參錯爲治斯海內又安矣于侯亦
云若然舉廉吏可也舉卓異可也

止勵精求索外吏詔書屢布乃甫登卓異之筵
而一隅有事夾袋已虛無人得無矯矯名高不
可恃歟天下可恃緩急之人則平心與盡心之
人請以我侯應詔書蓋姚希得之却錦幕也以
飾易之侯不易寒士之布而所急不在此侯意
風俗急人才急民瘼清而不耀直而不激所謂

人情不甚相遠苟澄其源何患不治侯之政也
執法有餘地德盛不狎侮以儉常足以無欲
尊侯之品也諸人士聽鞠于侯之庭每出語云
可使慾心平躁心釋侯與天相知而斯言也
如與天語今雜舉陟明之典游登崇廡以祝侯
侯固有之又循考功氏之故也夷然不屑矣侯
嘗自署陽城氏之考矣越帥督稅煩苛能克知
諸暨曰寧我獲過不忍困民部使歎服表薦之
侯以特疏報可

世知人之明也大中丞薦人之公也侯何知焉
今纏指殊尤則濬河塘數千丈築圩墜十餘萬
丈清隱田三萬冒荒不混真荒上田不藉下田
侵帑者成矯印者辟揭竿之饑民侯出入伏地
呼不敢譴殆史不勝書矣啓聖之建也兩廡之
秩也宦賢祠之壯也憲濟寶帶之鎮于巨流也
火耗之革也驛馬之禁也勾擾之罷也無以人
命市也入悍母之囚室而生其二子示冰韃凍
狴也皆法施于民典利除害于百年之計也

而碑之不如爲善于家戶而祈之不如爲善行
垂意者勤戾之急茹戾之苦力本務農業共茲
風俗人才之憂庶幾可乎戾旣生塵釜生魚而
吾儕裘馬歌呼戾戴星出入而吾儕晨夕以嬉
戾恬靜不擾登延俊乂而吾儕之教不先如賢
父母何昔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故可以
爲弟子也可以事父母矣謹介戾門下士貢頌
言于戾以苦且清勉吳人士愈自勉也